

世人追逐名利，以為黃金美玉、奇珍異玩、珠寶名錶才是世間至寶，為此辛苦勞愁，卻總是忽略腳下沉默的泥土。它潮濕、樸素、毫不起眼，被踩在腳下，掩於塵間，看似一無所有，實則藏著柔軟貴重的寶物——不是金銀，而是時光沉澱的記憶，是血脈相連的牽掛。

那年清明，我跟父親回閩南鄉下老屋掃墓。午後悶熱，蟬鳴黏在濕濕的空氣裡，我解不開祠堂的意義，便在院內那棵百年龍眼樹下發呆。老樹枝桠虬曲，濃密如蓋，我百無聊賴地踢著土塊，忽然腳尖撞上一塊硬物，悶響驚飛了樹底幾隻麻雀。我蹲下身來，指尖撥開濕潤的紅土，露出一角冰涼的罐子，那角罐子帶著歲月的沉鬱，泛著暗藍的青灰。我沿著邊緣慢慢刨開泥土，一隻幾乎被泥土完全包裹的罐子顯露，它剛好能握在手心，罐口被平硬的泥土封死，邊緣纏著早已腐朽的綿線。

我拿著罐子跑到井邊，用井水沖洗著罐子，泥塊一層一層剝落，露出小巧的錫罐。罐身已有幾處凹陷，表面爬滿氧化的青綠色斑駁，可蓋子上手工雕琢的蓮花紋，竟在陽光下流轉著溫潤的光澤，紋路清晰可見。我抱著罐子進老屋，父親見狀，接過罐子，指尖摩挲著蓮花紋道：「這是你爺爺藏的罐子……」

原來，這罐子是爺爺年輕時走南洋帶回的，那時家裡窮，爺爺跟著同鄉下南洋討生活，在橡膠園熬了十年，攢下一點血汗錢，本想帶回家蓋新房，供父親讀書，可剛回閩南便遇上戰亂，他怕錢被搶，便把積蓄換成銀元，仔細包好塞進錫罐裡，用泥封死，趁著夜色埋在大樹下，想著等太平了再挖出來。後來一家人被逼逃難，等再回老屋時，埋罐子的事早已在顛沛流離中被遺忘。

「你爺爺走之前，還念叨著這棵龍眼樹，說樹下藏著給我們的念想。」父親小心翼翼地撬開罐口，裡面的銀元早已氧化發黑，卻整整齐齊地碼在一層褪色的蓋布上，布角繡著半個模糊的「陳」字——那是奶奶的針線活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泥土裡藏著的真正的寶物，它不是罐子裡的銀元，而是爺爺在動盪裡守護的盼望，是他藏起希望時的忐忑，是他直到離世前都未曾說出口的記掛。那錫罐不過是個容器，真正珍貴的是被時光封存在泥土裡的家族記憶，是刻進閩南紅土裡的血脈親情。

我們總在仰望星空，尋找遠方的奇蹟，卻未曾想真正珍貴的，卻被埋在腳下，它不像鑽石那樣耀眼，卻在歲月的打磨中愈發溫潤厚重。像這棵百年龍眼樹一樣，沉默地扎根，無聲地生長，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，讓我們觸摸到歷史的脈搏，感受到生命的溫度。

泥土不語，卻藏著世間最動人的寶物。它見證著離別與重逢，承載著希望與堅守，讓那些被時光遺忘的故事，在每一次俯身觸摸時，都能重新煥發光芒。